



江右文库  
赓续江右文脉  
讲好江西故事



江右文库

# 绘制江西“文章节义”的诗性画卷

□ 闵定庆

人们在阅读唐诗时或许有这样的体验——脑海里会不由自主生出诸多疑问：唐代诗人有多少？唐诗存世数量、整体风貌如何？诗歌脉络怎样？同样地，我们在读赣籍诗人诗作时，对16.69万平方公里的赣鄱大地涌现过多少位诗人、有多少诗歌存世、“江西诗脉”如何描摹等问题，也抱持一份强烈的好奇心。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，目前还没有人能就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在此，我们不妨试着翻开江西历史上最大的一部诗总集《江西诗徵》[(清)曾煥编辑，闵定庆等点校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]，可以概览江西古代诗史的整体印象，感受到江西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。

《江西诗徵》共94卷，计360万字，收录2400多位诗人、2万多首诗作，是清代省域诗总集中有名的“巨无霸”。编纂者是清中期的江西南城人曾煥。曾煥出生于一个诗书传家的大家庭，从小接受良好的诗学教育，在科举、仕途上也很顺畅，曾参与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。而本部诗总集就是在其幕友齐心协力帮助下于嘉庆九年(1804)编成的。

曾煥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留意“乡先生之文辞”，深度接触了历代总集、别集、手稿、抄件、口耳相传之作，即便是“渝墨敝纸”也不放过，真实感知到构成江西古代诗歌书写的“原生态”。或许是历史的“巧合”，他所知道的最早的江西诗，就是陶渊明的作品，于是，江西诗史的建构即从陶渊明发端。曾煥在《江西诗徵》中录入了全部陶诗，并将陶诗兼具“静穆隐逸”与“金刚怒目”的“复调”风格设置为江西诗创作的“基本调性”，由此奠定江西诗史起点高、题材丰富、风格多样的发展路径。

曾煥以明确的时空线建构《江西诗徵》的“选域”。在地域层面上，依《大清一统志》所分郡县为断，基本上不受以往朝代区域划分的影响。仔细分析诗人籍贯、出生地、仕宦地、创作地等相关地理空间元素，即可发现，对入选诗人所属“地域”的界定，他一直持有高度的“灵活性”和“兼容性”：首先必须是“江西籍”的“土著”诗人，其次则包括“有迁来者，有徙去者”，这类具有“流动性”身份的诗人之作“概行收入”，充分关注到了诗人“在地化”创作，尽最大可能扩展“江西”的内涵，以容纳更多的江西籍诗人，从而凸显“以人系

诗”为主、“以诗系人”为辅的编排标准。

在时代跨度上，他严格遵循两条原则：一是钟嵘《诗品序》“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；今所寓言，不录存者”的“盖棺论定”原则。二是宋萃《江左十五子诗选自序》“诗无甲乙，以齿为序”的“自然时序法”，若诗人生年不够清晰，则参考卒年；若生卒年皆不清晰，则参考科举、宦官时间；若科举、宦官时间仍然不够清晰，则以父兄友朋年代为准。故全编自陶渊明始，迤邐而下，止于曾煥已故诗友宋鸣珂、吴兰雪，1400年间波澜壮阔的江西诗史以“全景画卷”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在各朝代诗歌总量控制上，曾煥确立了四条原则：一是惟陶诗全录；二是唐宋人“但有一诗者概行录入”，但对欧阳修、黄庭坚这样的大诗人，则“谨择其精者，以百首左右为率”，充分体现“取主持风教、关系运会者”的取舍倾向；三是元、明两代江西诗人众多，可传之作甚多，仅能精选数首，以示“以诗系人”之意；四是清朝江西诗入选400余家，采择较严，每人采辑数首，以避免良莠混杂、篇幅膨胀等弊端。制定如此严苛的“条例”，依然有如此多的诗人诗作入选，这充分反映了历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繁盛景象。

在诗人小传的撰写上，曾煥模仿唐代段播《河岳英灵集》、金代元好问《中州集》诗人小传体例，在诗人姓名之后详言名氏、雅号、爵里、科名，凡有学术、事功见于史传记载者，取其大端，集括数语；至于畸士逸流的高行轶事，特叙其梗概，有助于读其诗而知其人；行谊无考者从略。诗人小传虽很简略，但通过勾勒诗人生平事迹，引用历史评价，提供文献线索，偶尔夹杂诗歌评论，往往能营造出一个明晰的阅读语境，起到“知人论世”的作用。

那么，曾煥此番“诗人的工作”展现了一种怎样的“江西气派”呢？

作为中国诗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，江西诗及本土诗人是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汉乐府的诗歌传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。曾煥以陶渊明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的人文形象为江西诗史的“原点”。

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归隐田园，书写亲身耕作、自食其力的“生命超越”，启发后代诗人的“自然诗趣”，串联起

江西诗兼容“隐逸”与“田园”的“主题史”。如欧阳修《庐山高》阐发了庐山的自然美与儒士的人格美，赞美了庐山的崇高与雄奇。又如杨万里晚年自创“诚斋体”，以活泼、谐趣抒写自然诗兴。

陶渊明“怒目金刚”式的诗作，一直砥砺着后世诗人的气节养成。文天祥是中国历史上“文章节义”的标杆人物，在国难当头时，他吟唱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从容殉国，践行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的报国壮志。又如，明清之际“易堂九子”誓死不降清军，隐居深山，讲学传道，在诗中宣泄不仕新朝、固守儒教的政治志向，赋予隐居新的政治意涵。他们将陶渊明的抗争精神升华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喊出了我国诗史上爱国主题的最强音，为江西诗史注入了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。这是他们对江西诗史和中华文化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。

陶渊明笔下稚子绕膝、童仆欢欣的家庭温馨，塑造了江西诗人的“家庭伦理观”。曾煥尽最大可能将同一家族的诗人排列在邻近的卷帙，同时选入同题诗作，表现浓郁的父母之爱、兄弟之亲、夫妇之情。读者很容易识别出临川王氏、南丰曾氏、分宁黄氏、建昌洪氏、清江孔氏、鄱阳洪氏、铅山蒋氏等家族诗人群。

陶渊明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的自得之趣，更成了后世诗人的“雅趣”之一，既有黄庭坚“读书饱工夫，论事极精核”“读书浩湖海，解意开春冰”的思想体悟，又有曾几“隐几读书长竟夕，闭门觅句可忘年”的闲适超越，更有谢逸“读书不作儒生酸，跃马西入金城关”的书生意气。至于朱熹，则屡屡以诗吟咏读书之志、悟道之乐，化内心活动为外在形象，增添了诗人之心“鸢飞鱼跃”的灵动变化之美。

与此同时，江西诗人也竞相以陶诗“原型”为起点，将笔触伸向神州大地，讴歌“大中国”的秀美河山、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，创造了一幅幅情景交融、事理兼备、独具面目的诗性画卷。

《江西诗徵》集江西一地诗歌之大成，彰显了江西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精气神，无论是在篇幅上，还是在选诗质量上，都称得上是清中期省域诗歌总集编撰的典范之作，令我们看见了诗歌的荣光，更看见了历史的尊严和文化的自信。

## 当世界没有书

□ 乔 欢

你能想象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吗？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，就出现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儿：由于长期无人读书，图书馆书上的字母都逃离了书本，偌大的图书馆里，所有的书都变成了无字书……

《无字书图书馆》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是西班牙儿童文学作家霍尔迪·塞拉·依·法布라의代表作，在全民阅读率下降的社会背景下，作者试图通过儿童文学唤醒社会对阅读价值的认知。书中通过奇幻情节展现书籍与人类文明的共生关系，探讨“无字书”状态下社会文化根基的危机与重建。此书获多项国际大奖，被全球多地儿童图书馆列为馆藏推荐书目，对无数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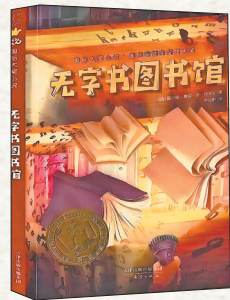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。一天深夜，小镇火车站唯一的工作人员兼站长塔德欧下班回家，发现街道上到处都是滚落的字母，他匆匆告知镇长本杰明。他们循迹来到小镇图书馆，发现所有字母已从书中逃离，散落在街上，图书馆里的书都成了无字书。小镇的人们这才想起自己很久没读书，也很久没进图书馆了，以至于小镇图书馆在一年前关闭都没有引起人们注意。

人们为什么不读书？因为太忙了。白天工作繁忙，人们下班后只想轻松愉快地看电视，长此以往，小镇变成了无字的荒漠。有一座无字书图书馆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就在大人们一筹莫展之时，镇长本杰明的女儿玛嘉发现了让图书馆复活的秘密。跌落的字母如果要重新回到书中，就要创作新的故事。她带着小伙伴们每天晚上到图书馆写自己的故事，满怀热情地写出了《当一周有七个星期天》《长着两个鼻子的小女孩》《卖鞋的蜈蚣》等极富想象力的故事，越来越多的无字书重新拥有了文字，图书馆复活了……作者通过“书籍死亡—重生”的叙事结构，阐释三个核心观点：书籍生命取决于读者的持续互动；儿童创造力是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；文字脱离书本后仍具有重组可能，书中设置“字母雨”“无字书森林”等超现实场景，具象化表现文化危机的严重性。

故事以双线交织的叙事手法，将情节如双轨列车般并行推进。明线是以本杰明

镇长为首的大人们的努力，他们提出了无数种方案，但无一可行。暗线是孩子们的成长，玛嘉有了好主意，并带着小伙伴们一起践行。

故事人物也不复杂，孩子和大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截然不同，不管孩子们做什么大人只会说不。当玛嘉想告诉父亲本杰



《无字书图书馆》  
霍尔迪·塞拉·依·法布拉 著  
新蕾出版社

明自己已有办法时，本杰明筋疲力尽地打发女儿走：“玛嘉，明天，拜托。”其他孩子们的遭遇也大同小异，他们一致抗议大人们：“他们从来不听取我们的意见，而且他们总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”“即使我们什么话都不说，也会打扰到他们”……随着故事的推进，孩子和大人逐渐彼此理解，孩子们体谅到父母的工作辛苦，父母们开始欣赏孩子的智慧和勇气，亲子关系变得融洽，整个小镇的人都为梦想而书写，无字书危机成了令小镇变好的契机。

故事的终篇，小镇诞生了大量的作家，四分之三的居民至少出了一本书，玛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小镇图书馆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馆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家、学者和游客前来参观……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。

《无字书图书馆》故事虽短，却回味无穷，非常适合亲子阅读。这是一个与书有关的美丽故事，是一个关于失而复得、激发潜能、实现梦想的故事，它唤醒了人们对书籍和阅读的渴望。无法想象，没有书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没有了书，就没有了诗意，没有了安放梦想的地方……还等什么？让我们拿起书，投入愉快的阅读吧！



## 生命极地的青春史诗

□ 盛新虹



《昆仑约定》  
毕淑敏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毕淑敏既是作家又是心理医生，以温暖文风和济世情怀独步文坛，她的作品犹如一剂良药，能够治愈读者。她说，为曾经的岁月书写，是我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。在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中，毕淑敏从军旅亲历者的角度出发，以其一贯的细腻笔触和深沉情感，刻画着边疆部队生活，也用医者仁心诠释着人性的光辉。

地处雪域高原的昆仑山脉，极寒、缺氧与荒芜，不仅是自然意义的“第三极”，更是对人类生存意志的考验。这部小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叙事背景，塑造了一群来自不同地方、不同背景、不同身份、不同经历的年轻军人形象。他们聚在一起，心怀神圣的使命，在气候条件恶劣、物资匮乏、医疗条件简陋的重重挑战之下，不畏艰难，用青春筑起生命的防线，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的辽阔疆土。

亘古不变的茫茫雪原中，军区诊所的存

在犹如孤岛。故事聚焦于军区诊所，以女医护人员们为主体展开叙事，讲述了卫生兵郭换金、景自连、麦青青等人物的故事，描写了边防疆域上的家国情怀。本书内容多元，草蛇灰线，作者没有迎合文学的大众化，也没有太多“大义凛然”堆砌式的呈现，只是非常平稳地津津言之，娓娓道来，处处充满对生命的尊重和绵柔的人性关怀。尤其是以女主角郭换金为主线展开的爱情故事，她与景自连之间跨越生死的挚爱，见证了爱情背后的信任与坚守；与军医楚直、指导员潘容等战友间的朝夕守护中，经受各种考验的深情，辅以及麦青青、叶雨露、门可闯等人物穿插点缀，引发读者展开心灵对话。

作者叙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，刻骨铭心的情感，因此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，个性鲜明。如书中人物麦青青，深谙官场伎俩，把“利益”二字运用到了极致；又如极富悲剧色彩的甘黄连，错爱的叶雨露。还有作者塑造的三个男性角色，医术精湛且心直口快的楚直，外冷内热的景自连，温润如玉的潘容……毕淑敏对这群年轻战士之间的人情世故，他们征衣胸襟里的个人情愫，爱恨喜乐，以及军人使命、人性光辉等等，无不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军区诊所这方舞台，不仅是救治伤病的地方，更是心灵成长的熔炉。作者在推进小说情节，展开故事脉络中，有着医学的理性与冷静，不仅勾勒出雪域高原的壮丽风光，更深入细致地描画出每个人物的成长曲线。

危险并不遥远，牺牲不是传说，高原上的每一次出发，都生死未卜。在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雪线之上，小说中的每个战士都在经历着奇妙的生命转化，每个急促的呼吸都成为生命存在的证词。如作者言：“我们的存在，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，安享和平。”那些在冰川与寒风中挺立的年轻身影，经历过生死考验，在氧气稀薄处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。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，也是毕淑敏珍贵的回忆录，更是她饱含深情，对戍边军人壮丽青春的崇高礼赞。

合上书本，已是深夜，耳畔似乎仍回响着苍莽山河罡风的呼啸，它吹开生命最真的肌理与内心的火热，碰撞出荡气回肠的声响，别有一番况味。三言两语，道不尽作者笔下的刻骨铭心，“这里的故事，只有云知道”。如果你也想知道，精神的田野能有多广，人生的海拔能有多高，《昆仑约定》会告诉你。

## 重寻阅读的深意

□ 子 安

世间读书人大抵分两类：一者如饕餐，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一者如庖丁，目无全牛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。前者抱书若市贾屯粮，后者捧卷若老僧参禅。今人爱言“知识焦虑”，实乃饕餐之症候——藏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，架上尘埃厚过书中智慧。

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里反复强调读史需抱持“温情与敬意”，可惜这份心境已难寻踪迹。前日见一位朋友捧着电子屏读《诗经》，指尖滑动快似拨算珠，我打趣问他：“可曾听见‘关关雎鸠’的婉转啼鸣？”回应我的只有茫然神情。朱自清品鉴《楚辞》时说过：“字里行间要嗅得到兰芷芬芳”，而今人只快速瞥过电子屏幕，哪还有耐心细嗅草木幽香？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有“三境界”之说，今可借喻读书：初阶者“独上西楼”，恨不能将天下书尽收眼底；中阶者“衣带渐宽”，始知学问如瀚海；高阶者“蓦然回首”，方悟真知在灯火阑珊处。

翻开厚重的《管锥编》，钱钟书引用刘勰“文果载心，余心有寄”之语，忽而想起沈从文理首平生写就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当旁人讥笑他为一枚带锈钝费年华时，这位文坛赤子正用纹样作钥匙，叩开华夏文明的密码之门，如庄子所言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，又如瞿同祖在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中为求证“刑不上大夫”，将千年律令条文细细比对，这般治学功夫在速食时代看来，倒是隔着玻璃看匠人雕琢玉器。

读者常有错觉：以为捧读《史记》便如太史公附体，实则往往沦为项王帐外执戟郎。张大可译《史记》文白对照本，序言提醒：“读《项羽本纪》，莫只顾热血沸腾，须察其分封之谬、刚愎之祸。”此言深得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”真味。曾见学生读《论语》，竟在“君子不器”旁批注“管理者需要全面技能”，这般解读如同将商周重器当作火锅炊具，实在令人无语。

梁漱溟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有妙喻：西方文化如勇士持矛，中国文化如老农荷锄。今人读书，却常将矛作晾衣竿，把锄当健身器。读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，若只识“差序格局”术语，不解“落叶归根”情愫，岂非买椟还珠？陈鼓应注《老子》时反复强调：“道法自然”绝非环保标语，实为治国安邦的深层哲学——这般提点，恰似拨云见日。

钱钟书说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这话恰能解释当下三大阅读顽疾：有人把《资本论》压缩成三分种视频，有人专寻《金瓶梅》未删节本猎奇，更有甚者将《国富论》视作炒股秘籍。王亚南撰写的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本为照鉴古今，今人却当作办公室权谋指南，这般错位岂不令人扼腕？杨绛在《我们仨》里记述女儿钱瑗抱病研读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医学注本，这般纯粹求知，恰似陶渊明“不求甚解”的现世回响。

曹雪芹“披阅十载”织就《红楼梦》，顾炎武“九州历其七，五岳登其四”写《日知录》，梁启超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将乾嘉学派比作“用显微镜看古董”，今人读书缺的正是这副镜片。

书籍是智者留给世界的遗嘱，不应当快餐菜单翻阅。想到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口述完成《柳如是别传》，这般“以心为目”的阅读境界，岂是扫码听书能企及？冯友兰暮年重著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自谦是“旧瓶装新酒”，却不知这“旧瓶”早已熔铸着商周青铜的配方。所谓深意，不在书页厚度，而在心灵刻度。若想重拾阅读真谛，当效仿沈从文从刺绣纹样读取文明基因，学习费孝通在乡土肌理触摸华夏脉络，方不负先贤著书立言传世的良苦用心。

读书  
第584期

电话：0791-86847270  
本版邮箱：jx2024365@163.com